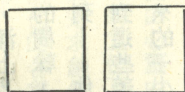




流浪者

——試論品



足作另質
的滿塞的氣
赫中一

季 垂

羅曼·羅蘭致赫氏中的一句話：「您是一位孤獨的流浪者。」這是對赫氏作品主題最中肯的一句話——由心靈的歸宿一書譯者序中第四頁抄得。

當地土人對他們非常友善，因為當時正在下雨，又寒又冷，土人就為他們生起一堆火，保羅拾起一捆柴放在火堆上；有一條毒蛇因熱而出纏住了他的手，保羅竟把那毒蛇抖在火裡，一點也沒受害；當地的土人正等待保羅發腫，或者突然跌倒死去，但是等了好久，見沒有一點不對的地方發生，就認為他是神，於是聖保羅便開始宣揚耶穌的教義，從此馬爾他人皈依基督，成為天主教的忠實信徒。縱然後來曾一度在公元五三三年由君士坦丁（希臘正教）王朝統治，但迄未改變他們對羅馬天主教的忠誠。附帶的提到一點，據說自從聖保羅把那一條毒蛇抖入火中後，馬爾他島上的毒蛇都變成無毒的，當然這是信不信由你了。

我所讀的英國學校是由天主教修士所辦，學生們來自世界各地，除了本地人外，還有美、英、義、加、伊朗、約旦、以色列、南斯拉夫等各國學生，同學們不分彼此，相處的很好。每當開學的時候，學校會升起各國國旗，其中也包括我國國旗，使我感到很驕傲。剛去的時候，一句英文也聽不懂，經過半年的學習，漸漸可以和同學交談，老師講課也可略知一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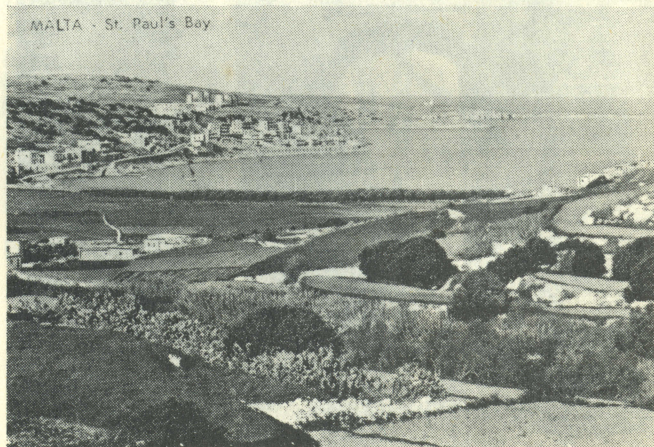
我們所上的課程都很簡單，但却很實用，除了一般課程外，我們還要學習法文，義文和打字。一般的老師對學生都很客氣，不過學生吵得太過分了，老師照樣是會發脾氣。大家上課時都不太專心，有的向老師開玩笑，有的在談天，有的在摺飛機，反正老師對學生的要求並不苛刻，並且又無大專聯考的壓力，只要能高中畢業，大都能找到一分良好的職業，失業問題並不嚴重，又沒有服兵役的義務，所以此地的學生，好像生活在天堂一樣。

學校當局很重視學生們的健康，每天下午三點下課後，就得換上體育服裝準備運動，有時踢足球，有時是越野跑步。運動完畢後，雖然滿身大汗，我們只能用濕毛巾擦擦身，因為學校規定一星期洗一次澡，本地沒有天天洗澡的習慣。

我們一學年有三個假期，即聖誕節，復活節和暑假，所以一學年有三個學期，每學期約三個月左右。每逢學期結束，大家都坐飛機回去渡假，直到開學才回去繼續上課。馬爾他島和利比亞距離很近，搭

飛機只要五十分鐘即可到達。當我第一次單獨搭機回去時，對於出入境的手續很生疏，辦起來顯得手忙腳亂，後來經驗多了，倒是駕輕就熟的，好像是老於此道的觀光客。

我在馬爾他一共讀了一年半的光景，那時父親的服務期限已到，由於父親工作成績很好，利國政府一再的挽留，並提出種種優厚的條件，但是父親認為還是回台灣好，如此這般的拖了半年，我們才起程回國。我們途經義大利、瑞士、德國、日本等國，沿途順便觀光遊覽，我們一路上都沒有語言困難，義文是由我對答，其他德、日語由父親應付，所以玩得很愉快。回台灣後，常常想起以前的快樂情景，一幕一幕的在眼前掠過，真希望有一天能舊地重遊，重溫兒時舊夢。



赫氏的一些作品，確實表現著流浪者的孤獨，但仔細地再想想，他的作品中也陳列出一種滿足，我想這種滿足，並非使作品有了結局時的那種滿足；當然每一位對寫作有經驗的，都會有在寫作中的追逐以及寫完時的滿足，可是這只是一種心情及經驗。而赫氏的作品中，那種急迫的追逐以及文字間跳躍而出的滿足，成為他作品中除了流浪者的孤獨外的另一種自我滿足的氣質。赫氏的作品常顯出大自然與心靈互逐互映的美感；他在「旅遊之歌」中所表現的，就是對大自然逐一地追逐以及沉溺在往日的真摯上，那應是對故鄉強烈的懷念。讀他的文章，並非有什麼難處，只是那種陳列出的思維，是那麼地濃，那麼地厚，如同濕透了的毛巾，要擦臉時，必須把水擰出來般，常使讀者有應接不暇之感。可是慢慢地只要沈入如同他所沉溺的，就有濃厚的美感和鄉愁由孤寂中而出，這種情懷常以孤寂的氣質表現，而其中却常含著一種滿足，好像醫生看完病人的那種感覺——而這位醫生是有著人道主義的精神的。

文字間的肯定，在肯定中有飛躍的活動，如同源泉不絕；若由整體的感覺中，那是要去完成一個完整，正如同他自己要成為詩人般，去成為一個詩人的完整——如赫氏在短篇小說中「詩人」所表現的，其中描述一位中國的年輕人追求詩的熱誠。

「他的內心充滿著要成為一個偉大詩人的願望。」所以這位年輕人（或許是赫氏追求詩的縮影），並不滿足於他自己的現況——與一位淑女訂了婚，他自己不僅有學問而且又有詩文的好名聲。可是他却——

「想要學所有有關詩的藝巧，而且力爭要達到詩的最完美境界。」這種追求使他成為流浪者。他追逐著內在的感受，美的凝集，因是向著他自己的內在，所以常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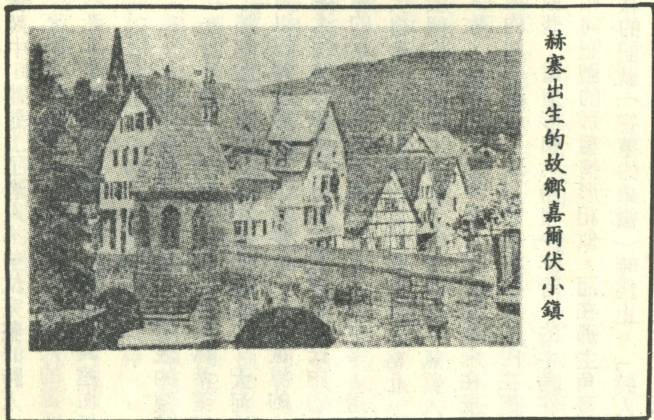
是沉浸於美麗的孩時世界，以及與精神分析有關的領域。赫氏嘗以自己的出生為自誇——他出生於南德的唐瓦本；那裏，風光明媚，地靈人傑，曾誕生許多的詩人。赫氏筆鋒所流露的孤寂感，只要會對自我內在探索的人，應當熟悉赫氏所尋求的，像獨亮的燈，迴照著四週，並與大自然的白光互相映照。所以，以追求內在來說，那是孤寂的；但以探討自己的某一核心來說，那是令人滿足且欣慰的。赫氏早期的作品，一直流露出對內在故鄉的探求，可是到了較晚期的作品却顯出這種追求中所得的成熟感——一種在飄茫中的自己的肯定及滿足。如「徬徨少年時」裏，那種對自我的符號的尋求，「流浪者之歌」中那對生的體驗中流露出「悟」的感覺，那種因為「善惡」所界限住的生命是那麼地自由合一。寫到此，我常感受到赫氏的那篇「詩人」的小說的濃縮，以及感動我的情形。

「……傍晚，河上……放燈籠的節日……他靠著一棵從水裏長出來的樹幹，看見河流映著成千的浮游的燈光閃亮著。他看到……他聽到……他的心跳不由得加快……他是唯一看到這些美景的人。」

從這節錄下來的一小段，可以看出赫氏對美的體驗。

「看到……聽到……他的心跳不由得加快。」

這種由外在的美景，加上他內在的感動，這種交互的感受，只有什麼樣的人才能有什麼樣的感覺。而赫氏確是可以自豪的——他是唯一看到這些美景的人，看到自己與外界的交鳴，是何等地完美。這情形在「生命之歌」——一個音樂家的故事——整本書中流出生命內在的活動，以及這位音樂家對生命的感觸；那其中有美的交會，是透過生之經歷所寫出來的音符（故事），是那麼自然



赫塞出生的故鄉嘉爾伏小鎮

地流露出人與人之間的自然，他強調了生之在於自己的了解、奮鬥以及創造。

「……他更希望繼續作爲一個……享受著他自己對這些景色的印象……把它們變成完美的詩，一首反映出——那深藍的夜晚，水上戲耍的燈光，人們的歡樂，還有……旁觀者的渴慕……他覺察到，即使他經驗了全世界的慶典、歡樂……還是不會使他快樂……」

他的不快樂在於他有了內在的成形的感受，尚急須把這情形寫成詩，再現於紙上的那種快樂。

「……他知道作一個旁觀者，一個陌生人，彷彿和生命隔絕一樣。他覺察到他的靈魂的獨立性，這種靈魂的獨立性迫使他深深地感覺到世界的美麗，也使他知道一位旁觀者秘密的渴慕。這些思維使他悲傷……他知道只有他一旦能創造出有如世界的鏡中之像的完美的詩時，他才能得到真正的快樂和滿足，如此，他寧願擁有這世界本身反射出的精妙的不巧的映像。」

由此段節錄可以看出他的願望是何等明晰地呈現出來。他自己的內在已成爲鏡子般地反映著，好像——這世界（生活的各種環境）加上時間成爲錄音帶，這條已經錄好的錄音帶要轉進這「鏡子」再重放出來，於是那又成爲另一條由心靈中轉出的錄音帶。他希望藉此寫出他自己靈魂的獨立性及世界的美麗，這也就是詩的創作的願望。赫氏追求創作中的各種內心的歷程，而這個歷程，往往經由他的各種作品中面質地，或片斷地呈現出來。這篇短篇小說「詩人」即是他的內心歷程的縮影。在此，我想探究出赫氏在其作品中所致力追求的某種氣質，當然要描寫一個人的心靈是何其難，尤其是赫塞；所以，在這裏的種種看法，是由我個人的體驗再加上印證而已，印證寫作時內心的歷程。而這每一個小小的過程中，皆是一個追求，也是一個再現的滿足，當然這才是我所說的氣質。

「……幾乎不知道到底他……醒著還是睡着了，當他聽到一陣細小的聲音，同時看到一位不認識的人站在樹幹的旁邊……一個神態莊嚴的老人……他（韓福克，在小說中的主人的名字）起而……祝福他（此處爲老人），這陌生人微笑著，唸了幾行詩。」

先是明白自己內在的獨立性，而後再有那種想要表現內在的獨立性，這是赫氏在小說中開頭所表示的。加上他自己的願望是在於欲表現寫詩的技巧，於是他陷入自己

的苦悶中，他遇上了老人，一位完整的詩人。再看這內心中充滿著生命活力的年青人，對老人的驚訝以及敬佩，因老人所唸的詩句就是他心中所要表達而無法表現出來的——

「……你是誰呢？……竟可看透我的靈魂……」

「……陌生人微笑著說……如果你希望成爲一個詩人，那麼和我來吧。你在西北面的山，大河流的發源處，可以找到我的茅屋，我叫我『完美世界的主宰』。」

這老人也就是赫氏心靈中的靈魂。赫氏內心中加上外在美麗的世界就成爲一個完美世界的主宰，這主宰可以說是大自然與他和諧的內在的關係的人格化。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若把人內在的某一氣質人格化成爲一個人物，那麼在小說中就可以活潑地躍在紙上。因此，這種內在的開悟，可以說在年輕人的內在裏是何等大的衝激著；這情形與「徬徨少年時」的主角在尋找出額間有相同記號的那種情形相似，而在那主角發現自己也有同樣的記號（智慧的象徵）時爲止。「詩人」裏的衝擊帶動年輕人一個大的內在的浪濤，此時，赫氏用如下來表示——

「……老人……轉眼就不見了，過後，韓福克找不到他，連一點足跡都沒有，他想，必定是自己太疲倦所造成的幻夢……他很快……參加慶典……但是在談話聲和笛子聲中間，他還是一直聽到陌生人的聲音，韓福克的靈魂好像已經跟著老人去了……他帶着睡夢的眼睛坐在那些宴樂者的中間，他們揶揄他是患著相思病。」

這老人帶走了他的靈魂。依我的看法，老人就是他的靈魂，而這不是此篇論說的重點，主要在於看赫氏如何處理往後的日子。在有了詩以及完美世界的主宰的牽引

（下，應說一個啓示）以後，韓福克（指內心中經歷的

赫氏）如何來過他創造詩的生活——

「……幾天後，韓福克的父親……訂定結婚的日子……但新郎反對，他說：『如果我違逆了作兒子的對父親的順從的話，請原諒我。但是您知道我對我自己詩的藝巧上的顯揚所期待的是多麼的大。即使我的一些朋友稱讚我的詩，我自己還是知道得很清楚，我仍是一個初學者，仍有著一段長遠的路要走。因此，我請求您讓我到外面走走，去追求我的詩的學習。因爲我要是有了妻子，有了房子要照顧，我就會被這些事所羈阻。現在，趁我還年輕而且沒有任何牽掛的事，我希望爲我的詩獨自去生活一段時期——而且，我的詩將會帶給我快樂和名聲，我希望。』……」

在年輕人的心中，除了完美世界的主宰外，還有這種主宰的活動面，那就是韓福克所說的「我的詩」，主宰是他的靈魂，而「我的詩」才是他的表彰，如同靈魂是生命，而「我的詩」是生活一般。這是韓福克的追求，他以為趁著年輕時好好地追尋，如在「流浪者之歌」中追隨世尊的年輕人般，他去追隨「完美世界的主宰」，去學他寫詩的藝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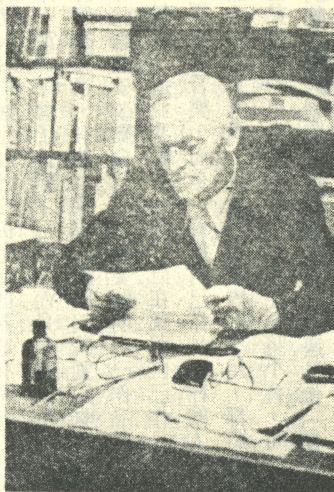
幼年時代的赫塞

「……他還是像以前一樣愛著他的新娘子，他們之間一點不合的陰影都沒有……他告訴他的父親，一個偉大的主宰已在元宵節前一天，託夢引導他走向他，現在他最大的希望就是成爲這主宰的一個子民。」

這「主宰」託夢般的啓示，給了韓福克要去追隨這主宰的念頭。他是仍愛著新娘子的，但是他却無法拒絕內心對寫詩藝巧的探求慾望，因此，這孤獨者將開始他孤寂生活的旅程，回歸他內在的呼喚，這是何等孤獨的尊嚴。於是那父親、未婚妻，以及朋友們的推崇與勸告已經成爲外在的風雨，任誰也無法移去詩人內在中孤寂的尋求以及尋求中的滿足了。赫氏小說中的韓福克，於是獲得父親的同意暫時離開，去學習他的「詩」。

「他旅行了很久，到了河流的源頭。在荒野中，孤零零地立著竹製的茅屋，屋前絲索編織成的蓆子上，坐著那個……在堤上樹旁看到的老人。」

他旅行了許久，在尋找內在的源頭時，却是一個荒野般



上：書房中的赫塞
下：葡萄園中的赫塞

廣大，孤立的屋宇前所坐著的那「完美世界的主宰」。孤單的房屋，孤單的蓆子，孤單的老人——主宰（靈魂），孤單的坐著，並且——

「彈著他的小琵琶，當他看見來客恭敬地走近時，他並沒有起立，也沒有同他打招呼，他只是微笑著，讓他敏感的手觸過琴絃，一陣魔異的音樂飄來，像是穿過山谷的銀白色的雲，以致年輕人以不可思議的驚嘆心呆立著，忘掉了一切，直到『完美世界的主宰』把他的小琵琶放在一邊，進入茅屋，韓福克懷著敬畏的心，有如他的子民，僕人般地跟進去。」

音樂是一種可以透過直覺感受的藝術，它比美術和文學更加地直接。在此完美世界的主宰，是用音樂來導入，來直覺地吸住這年輕人，這也可說是赫氏的一個內在的經驗。魔異的音樂飄來得十分真摯，讓我們看這剛進入自己完美世界的年輕人，如何去跟「主宰」學習詩的情形——

「……………」
 一個月過去了，韓福克已學習到了輕視他以前所寫的詩。他把它們從他的記憶中統統抹滅掉。

再過幾個月，他甚至忘掉了在家時從老師那兒學來的那些詩。

主宰幾乎不和他說話。靜靜地，他教

韓福克彈小琵琶的技巧，直到這個市民充滿了音樂。」

上面這一段的節錄，可以看出赫氏認為要達到創作的第一步，必須先忘掉、抹掉與脫出過去的作品，以及別人的影響。按著寫作的過程，脫離外面以及自己過去的影響是很難的，但是回歸自己完美世界裏的主宰的呼喚，是輕而易舉的事，不須多大的努力，只要能悟出啓示來，無須寫作者努力去脫離。而寫作者的第一個氣質應是與他自我的內在的完美世界的主宰（靈魂）結婚。前面已略說我個人對音樂的看法；那就是這子民的內在充滿著音樂般的直覺，是不用別人教的那種自然的流露，若一位詩人無法用直覺去覺察音樂裏的世界時，可以說此人的覺察他自己內在完美世界是有間隔的。可是並非一定要學會了音樂才可以，而是那靈敏的、自由的、自然的覺察，有如音樂般的飄逸與真實的氣質，且這是那些急著要改變自己，急著要闡明自己作品的人所缺乏的氣質。這並非說有一個一直在闡明自己作品的寫作者，不懂得音樂，而是一直為自己作品解釋的人，一定為自己的過去所累，且他回歸的彎度不足，都將造成他自己某方面的自由度的缺乏，因此他將不會，可能永不會跳離自己的老路，除非他又再次地遇見像「覺悟」般的啓示。再看看韓福克的寫作，這也是赫氏在「詩人」中所表露詩的情形

「……………」
 有一次，韓福克作了一首詩，描寫兩隻鳥飛過秋天的天空，這首詩使他頗覺得意。他不敢讓主宰知道，但是在一個黃昏，他在茅屋的附近唸了出來。主宰聽得很清楚，但是沒有說一句話。他只是輕柔地彈著小琵琶。很快地，空氣變涼，黑暗愈深；一陣刺骨的風吹起，即使現在是仲夏。有二行鳥越過已轉灰灰的天空，堅毅地飛向新的地方。這些是多麼的美麗，比人所作的詩還美好，韓福克漸漸地覺得悲傷、肅穆，覺得自己真沒價值。老人每次都使這樣的感觸生起。」

這是一個明確的象徵，即自以為得意的作品，常為往後作品的自由度的絆腳。韓福克吟出自己的詩，而主宰却用音樂來描出那自以為得意的絕望。由於主宰的彈奏，不僅使天空變黑暗，也使韓福克內心中起了與天空相同的變化，且感覺到飛向更美的新的地方；他覺得自己沒有價值，因有了新生的價值限定了現在的他——真的，這主宰每次都使這種的感觸生起。使寫作者一直飛向新的地方，這是內在詩的飛躍——比人所寫出來的更好。可是，在目前的文章上，常常看到為自己辯護的，為自己闡明內心的事實，若有那種與人相辯的時間，那裏會再傾心注意自己內在完美世界有了新的方向！所以新開始的寫作，在起步常為自己的美麗而新奇的步伐絆倒，這是個人的經驗，當然是一面的說法，信與不信那已經不是重要的了。因此，主宰用音樂直覺引導出流水般噴湧出來的不定形、自由的歌來，打破各種新的成形的價值，但對寫作的表現來說，赫氏更有如下的感受，即他

對他所要表現的作品所面臨的各種情形感到困難。

「……………」
一年過去，韓福克的小琵琶已快達至美的境界了，但是對於詩的藝巧，却感到困難和崇遠。」

這是由內在的自由開始，再來浮現出寫作的自由。所以真正的詩人，應先注意到自己內在的自由，而後才注意到表現的自由，從內在完美的世界的覺察，到此種世界的直覺的流動如音樂，為隱藏而且最含有氣質的中心部份。於是在藝巧的克服方面，來看看赫氏對韓福克如何地去克服，也是一大的啓示或暗示。

「……………」
兩年過去，年輕人非常想念他的家人，他的故鄉和他的新娘子。所以他請求主宰讓他去旅遊。

主宰微笑點頭：『你是自由的。』他說，『你可以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你可以再來，你可以隨意去留，如你所樂意的。』

於是，這個子民就開始了他的旅程，一直都沒有停腳，直到一個剛破曉的早晨，他站在他的鄉土的河岸邊，看著通往他家的圓拱橋。他偷偷地潛進他父親的花園，聽到他仍在睡覺的父親的呼吸聲從臥房的窗口傳出。在樹叢中躲躲閃閃地到隔鄰——他的新娘子的屋子，他爬到一棵梨樹的頂端，看到他的新娘子站在她的房中，梳理著頭髮。當他把眼前所看到的和以前他臆想的思家的形象相比，他就漸漸明

白他在冥冥中已註定了是一個詩人：詩中的夢有人在現實中所找不到的美和愛。因此他爬下樹，從花園中遁去，經過橋，離開了他的家鄉，回到

群山中的大峽谷。像以前一樣，主宰坐在他茅屋前的蓆子上，以手指曳著小琵琶，沒有招呼，他唸了兩首關於藝巧的祝禱的詩。聽了這些深刻的，和藹的聲音，韓福克不由淚水充滿眼睛。」

在於藝巧的困難，由於韓福克的思舊，以及對故鄉的依戀，他回家鄉一趟，却使得他在家鄉所見的和心中因思家而臆想的形象有所不同，且後者較前者更為美好，於是他又回歸到大峽谷，得到了主宰關於藝巧的祝禱的詩。由此，我們可以看出赫氏較早的作品如「鄉愁」、「心靈的歸宿」、「生命之歌」等，都有著因對故鄉的繫念而生的濃厚鄉愁。「要敘述我的故事，必須追溯到遙遠的過去，如果可能的話，我還要追溯到更遠，直到我孩提時代的最初歲月，以及我遠祖的生平……」上面這段話是赫塞在其「徬徨少年時」的序文中所說的。而赫氏却在韓福克的回鄉中，更明確地歸回了自己內心的故鄉，也做下了能使他更適合成為詩人的那種決定；因此，上述之節錄可以顯易地看出赫氏對藝巧的內在的克服，那種藝術家的內心是何等的真摯而有尊嚴的陳列。

「……………」
韓福克於是繼續跟隨著『完美世界的主宰』，他開始教他琵琶，因為他已熟於小琵琶了。日子像西風中的雪一樣消逝了。約有兩次，他很想家。第

一次，他暗暗地走入黑夜中，但在還沒有到峽谷的轉彎處，夜晚的風吹過掛在茅屋門前的琵琶，那聲音跟著韓福克後面，呼喚著他，他怎抗拒得了呢？

另有一次，他夢到他在花園中種一棵很小的樹，他太太就在他的旁邊，他的孩子們把酒和牛奶洒在樹上。當他醒來時，日光照進他的房間。他起床，困惑地看到主宰睡在他的旁邊，灰白的鬍子溫柔地抖動著。忽然間，一股辛酸的怨恨吐向這個人——這個有如破壞了他的生活，欺騙了他的一生的人。他想撲上去殺死他，此時老人睜開眼睛，很快地現出一種悲哀的、溫柔的微笑，微笑化解了這子民的仇意。『記住，韓福克！』老人靜靜地說，『你希望作什麼你就可以作什麼，你可以回到你的家鄉，種樹，你可以恨我，你可以把我殺死，——但是這些是多麼不重要！』

『啊，我怎會恨你呢？』詩人深受感動地哭著，『那就像怨恨上天一樣了。』

又是一次內在的掙扎。韓福克從回鄉後的回歸，再由暗暗地回去，但又被吸回，直到夢見美滿的家庭生活，從夢中醒來，開始產生對主宰的怨恨為止；他想除去內在的完美的世界，回到世間過著幸福但「不快樂」的生活。我想，到了這種的地步，「快樂否！」已經不重要了，赫氏藉著他來說明感情依附的力量，以及愛恨的

對比；他恨了主宰，如同當初愛主宰一般。這時，由於愛恨已自韓福克的內心中消失，不，應該說是化做另一股的情懷，在那裏，他哭泣，他感動，他再回到自己內在的完美的世界去。這情形與境界，在「流浪者之歌」的後段中，也闡述出來。在其間，赫氏描述由世尊的道中和世俗的情愛中脫出，且那種無動於衷的那股篤定，由心中油然而生，到此，他已經和河流（生命的象徵）不停止地合而為一了。而所有的大道理、情慾，以及各種的善惡，已經不再來騷擾他了。所以，赫氏在「流浪者之歌」一書中和在「詩人」小說中所現的「愛與恨」的掙扎後的那股不在乎、無動於衷的情形相似。寫到了這裏，我心中只覺得，赫氏的氣質，是那麼地完整，孤獨只是一種現象，或是生活的說法，或是追求的過程而已。

這以後，讓我們看看在此種境界中韓福克如何去過他的詩的生活——

「……………」

於是他繼續留著，學了小琵琶後，再彈琵琶，後來他在主宰的指引下開始寫詩。」

當韓福克的內心充滿著直覺般的音樂，再去熟悉這能彈奏出美的音樂的小琵琶，等於說出他明白了充滿音樂的琵琶，而這琵琶應說是詩人的心靈，是屬於他的直覺部份的彈奏者。韓福克熟悉了音樂，等於熟悉了直覺的自由，明白且能應用，因此他能把內在自由流動的

歌彈奏出來，於是主宰便指引他如何去寫詩了。

「……………」

慢慢地，他不只是學些單純和直進的神秘的藝巧，還藉著這些去激動聽者的靈魂，就像風激動了水面一樣。他

描述太陽在山的邊緣躊躇於上升的一刹那；魚兒要躲在水底的陰影處無聲息的溜走時；春風中，嫩小的柳枝柔和的擺動。——這並不是表面的知道太陽，游動的魚、喃喃的柳樹而已——那更像是天堂與人間合成的一瞬間完美的音樂。每個聽者都隨著他的喜愛，憎恨而歡樂，悲傷；小孩子想到遊戲，年輕人想到愛人，老年人想到死。

韓福克不再知道他在大河流的源頭跟著主宰有多少年了。有時他覺得自己是昨天才受到老人琴絃的歡迎進谷的。大部份時候他覺得彷彿人類和時間的年歲，已經消失，變得空幻不實。

一天早上，他自己一個人在茅屋中醒來，他到處呼叫、尋找，但是主宰不見了。過了一個晚上，秋天好像降臨了，陰寒的風搖撼著老衰的茅屋，大的候鳥群，飛過山脊的邊緣，雖然移棲的時令還未到來。」

當韓福克能自由在地出入自己的心靈，且寫詩的藝巧已經到了自由的程度，亦即他的靈魂可以自由自在的來回在他自己的心靈時，主宰突然消失了，然而這時韓福克的心中已經棲息著靈魂，那就是他自己已在無形中成爲完美世界的主宰了。雖然此時，天空描述著季節的轉移，老衰的茅屋也似乎因勁風而搖撼著，但這應該是他能自由來回在他內在完美的世界且不受時空限圍的時刻了。

於是，韓福克拿著小琵琶，回去他的故鄉，沿途上，遇到人們，他們總以對老人和顯貴的人的象徵祝福他。當他到達他的家鄉，他的父親，他的新娘子，和他的親戚們都死了，一些不認識的人住在原來的房子。」

韓福克這時的回鄉，不帶著急迫，好像他內心早已回到了他的家鄉；真的，他確實靈魂住在他的心靈，而他又學會了藝巧，自由地回到了自己內在的故鄉，不帶著急迫，却含著和諧與安寧。他隨身帶著小琵琶，正如他心靈自由的歌詠般，努力而又成爲不再努力，追求而又成爲不再追求的滿足，這種滿足並非內心的滿足，而是跳在文字間的滿足，此係指不掙扎而言。此時再看韓福克的心境如何——

「……………」
那個傍晚，河上慶祝著元宵節。詩人韓福克站在離河流遠遠的一邊，河流較黑暗的一邊，靠著那棵舊有的樹幹。他開始彈他的小琵琶，於是女人們因不安而悲嘆，因歡樂而閃耀。年輕的人們在夜晚中大聲地呼叫他，因爲沒有人會聽琵琶發出這樣的聲音過。但是韓福克微笑著。他看著河流，浮游著成千的燈籠反射的影像，就好像他永不再知道怎樣分別反射的影像和真實的情景一樣，他發覺在他的靈魂深處，這個慶典和以前年輕時站在這兒聽到主宰的話時沒有什麼不同。」

這個完美世界的主宰，可由此得知，即是赫氏內在的靈魂，他把它抽離而有主宰這角色出現，因此我只好把抽出後的人的深處用心靈來表示。所以，韓福克追隨主宰的探求等於赫氏追求其內在故鄉，使自己靈魂安棲於心靈的追求。當韓福克發現當初追求詩的情形，和成為詩人的靈魂是相同的，他發覺他靈魂的深處沒有什麼不同。因此，我在此所要表明的不是那種虛空而有的滿足，而是赫氏在文字間裏表現出的追求，以及追求間自我回歸的滿足，這是一種氣質，和有所缺乏而獲得的報酬般的滿足是完全不一樣的。在我的感覺中，赫氏擁有流浪者的孤寂與滿足的氣質。因此，這種想從赫氏的短篇小說「詩人」中去探述赫氏成為詩人過程的追求，是我很早就有的想法。直到有一天，我回味著他的一系列的作品，感受到他滿足的氣質，因此才寫下這篇「流浪者的滿足」——試論赫塞作品中的另一氣質。若拿上述赫氏的氣質來和美國作家史坦貝克來比較，將會發現史氏的作品中，存在的不是這種滿足的氣質，而是另一型態的較為悲劇的氣質——如史氏的「大地的象徵」中描述：一個重頭開關的狹谷，他視這土地如同自己，等到這片土地乾旱，他用自己的血液，在乾涸的泉源上流完為止，直等到血流完了，天才大聲地下著大雨。這種悲劇性的情形，若是把大地看成自己，而以自己血液去灌溉大地，這是另一型態的信仰，也可說是史氏自己的追求。他在另一作品「人與鼠之間」中，史氏所創出的純潔的大個子，以及在現實中靈活的小個子，而最後小個子在現實生活中親手殺死大個子的情形，也是一個悲劇的類型。若把大小個子；說成人們內在的兩種不同的人格，則由人們因在現實中親手殺死內在純潔的部份的那種撼人的力量來看，赫氏的作品都是含著一股完美的氣質，而且含著滿足。這個赫氏的滿足的氣質，只是我個

人感到他作品中，除了流浪者的孤寂外的另一種氣質，而那情形有似滿足。且這種由字間跳出的滿足，絕不同於他人因缺乏而得的那種滿足，為怕讀者誤會，又再重申一次。

註：「詩人」短篇小說，可由民國六十一年二月二十日，聯合報第九版找出，為林果先生所譯。



赫塞與其別墅